《紅樓夢》的美感世界

李淳玲

一、序說

《紅樓夢》這部書分明是一部傳奇小說，但是因為傳統中國人獨特的學術心態，及特殊的時代和政治環境，使它自問世以來，沒有被學術界當作小說的本來面目看待[1]。對於它的研究，除了早期的索隱派以外，還有近代的索隱派，將它看作影射政治鬥爭的作品；再就是作者的隱晦，使學術界研究的火力集中在曹雪芹的身世、生平及家世，與小說的欣賞沒有直接關係。這當然間接地表現中國人傳統的學術心態與興趣，也表現中國人對小說評論本身，沒有形成一個學問傳統。多少視小說，或藝術欣賞為邊緣文化、不入學問的主流。因此所謂的紅學，有巨大的篇幅在索隱考據上，並且樂此不疲。對於屬於文學欣賞的評論，相形之下就十分貧乏[2]。近年來逐漸讀到一些零星的著作，確實從欣賞的角度看待這部小說，只是或是支離瑣碎，或是「政治掛帥」，或是「道德批判」，終將曹雪芹兜上「緊箍咒」，難得見到沁人心脾的識見與欣趣，所以才有試寫這篇文字的興趣。

為了寫這篇〈《紅樓夢》的美感世界〉我意外地為《紅樓夢》重新繫年[3]，那也不是為考據的目的，而是為使欣賞的輪廓更加清晰。若純就考據言，曹雪芹長期改稿的痕跡歷歷在目，也不免彼此矛盾的瑕疵。但是從欣賞的角度看，他的創作力表現在多方面：不但經營情節、刻劃人物、醞釀悲劇、以及衍化文字都已臻上乘，並且進入文學藝術的「三昧」，小說本身已經凝聚了力量，吸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一般讀者對故事時間的長短及寶、黛究竟是幾歲，並不在意，向來也沒人否認寶、黛是一生一世的戀情，並且寶玉的悲劇已經超出愛情，表現生命的本質，長久以來，早已牽動著讀者的感情，這份與讀者感情的牽繫，當是這部書所以流傳久遠、動人心弦，成為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並且不止於此，小說的格局也開展得深廣，發出奇妙瑰麗、炫人眼目的光彩，這個光彩綜合了不同層面的「美」，形構成小說獨特的「美感世界」。這篇文字就是希望從時空、愛情、禮教、富貴、幻滅幾個不同的角度指出這個美感世界的構成，並且最後藉幻滅貫串這幾個角度，使這部書悲劇美感的極致能完全表現出來！

□□□

藉、含蓄的形態，凝聚出小說美感的核心。以後愛情幻化消逝，美感的核心轉化成悲劇的中心，成就一層更深邃的悲劇美感。

由於寶、黛的愛情除了傳奇的命運及飄逸的性格之外，還牽繫傳統的教養。傳統的教養奇妙地與兩人的命運維繫在一起，使兩人的愛情不但透出詩禮書香的美感氣派，也透出深濃迂迴的悲劇氣質，使命運逐漸輾轉深沉，強化了美感，也深化了悲劇。而小說裡具體化這傳統教養的典型就是薛寶釵，曹雪芹對她的刻劃近乎無懈可擊，她周全完美，比黛玉毫不遜色，成為直接威脅黛玉的存在。更可傷者，她與寶玉的金玉姻緣竟成為寶、黛愛情的咒魘。寶釵的美，溫柔端方，她的出現將寶、黛的愛情逼迫得孤峭獨特。她其實威脅不了寶、黛出塵的愛情，卻決定得了他們塵世的姻緣，使他們愛情的悲劇成為「必然」。同時寶釵婚姻的幻滅也是她個人入世生命的大悲劇，但是她的教養，將她塑造成一個冷香淡豔的人格，使這層人世的薄命與不幸，反將她提昇到脫俗的美感世界。曹雪芹的木石前緣是為了愛情的美感而設計，金玉姻緣是為了婚姻的悲劇而設計，而他的藝術匠心是將兩者交揉合併，使愛情與婚姻都成為必然的悲劇美感，昇高了小說的藝術境界。

然後我將談論現實的賈家，這個與自然欲望連結的大家族，充滿人世的庸俗與富貴，既可厭、也可愛。它的庸俗似乎違背了美感，它的富貴又有強大的熱力，使兩者結成一種溫暖舒適的實在，並使生活在其中的子孫都舒坦安適起來。這是賈家赫赫揚揚將近百載累積成功的黃金與塵垢，鳳姐的生命則完全表現這個世界的光輝與美感。這個世界遵守「盛極而衰」的自然法則，它的幻滅透露生命普遍的本質；鳳姐的悲劇就是這個世界的幻滅，使「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浮出一片悲涼的意象，反襯出生命本質的悲涼。

最後我將談論小說的主角賈寶玉：他與黛玉，經歷人世愛情的美麗與消逝，與鳳姐，閱歷人世富貴的繁盛與崩潰，與寶釵，則捨棄了人世註定的金玉姻緣。這層捨棄，使他的生命與幻滅完全呼應，滅盡了人世的因緣，成全了飄逸的性格，並將悲劇的力量凝聚到極致。奇特的是，因緣滅盡、竟出現一種如如解脫的氣氛，使美感的程度節節昇高。悲劇的高潮究竟崩裂了一切命運的咒魘；使傳奇、傳統、甚至自然世界的因果枷鎖都如夢如幻起來；木石、金玉、富貴通通徹底銷融；一股空靈、悲涼、解脫、自在的氣息逐漸滲透開來、漸漸瀰漫成一片白茫茫的大地，與寶玉飄逸的性格呼喚起來，成就《紅樓夢》悲涼空靈的美感世界。寶玉終是這個美感世界的主角，只有進入他的生命才能將美感世界不同的層面完全貫穿、滲透、還原。

以下就依序一步一步分解，希望能將《紅樓夢》「美感世界」的構成解析出來。

二、時間的真真幻幻

根據〈紅樓繫年〉，通部小說發展了十六年，大觀園的繁華錦簇只有三年，而且一年比一年差，到了第四年煙消雲散，表現徹底的悲劇。年代那麼短，寫實地說，還不及人生的四分之一，一般生命的成長還在矇矇懂懂，曹雪芹卻讓寶玉把一生的性情發展完盡，並且藉他「情痴」的性格，與黛玉談一場傳奇性的愛情，算是揪住生命的精華了。為什麼不拉長了寫呢？寫到白髮蒼蒼、仙壽恒昌不是更寫實，

更有說服力麼？許多人不是因此批評他小說的寫實力不夠嗎？可見得曹雪芹的著眼點並不只在寫實，但是他這樣寫有什麼殊勝呢？

殊勝是在創造一個嶄新的藝術境界，這個境界將「美感」表現得通透極致，不但質量精緻、層次重疊，並且與他小說的命意完全契合。但是達到這個目的，單單採取一條寫實的路徑會受到限制，無法淋漓盡致地表現全部的藝境，因此他偷天換日遮掩進傳奇的因素。

他將傳奇引進，與寫實交替揉合，運用到時間，就先把一生一世濃縮在短短的十六年，再把精華傾瀉在青春期的四年。利用這四年，把寶玉一生的性情演盡，當然難得寫實化；否則寫不盡，或者太貧乏，或者成為另一種小說。跟著他選定愛情表達青春生命的精髓。因為一來愛情最能體現藝術；二來愛情與青春接榫；三來未來悲劇的演變包括青春與愛情的幻滅。並且傳統的中國社會，一旦脫離青春，就滲入成人世界的庸俗與黯淡[4]，自然削弱藝術的美感，不能達到曹學芹心中的藝境。戌]此他必須把精神凝聚在青春期，讓他主角的人格提早成熟，並且讓幻滅發生在成人世界滲入之時，以此強化小說悲劇的藝術力量。

但是如果單單表現青春期的愛情又太薄弱，天底下多的是人寫這種愛情故事，我們不必被感動。動人的愛情除了青春以外，還有迂迴、蘊藉、深厚、熱烈、成熟等等盪氣迴腸的因素。這些因素一般不必在青春期表現。寶、黛的戀情包涵以上描述的特質，但是扣上他們僅有十來歲的年齡，並不寫實。因此曹雪芹輕輕一抹，就抹去寫實的年齡，輕輕一推，就推上傳奇世界，讓他們青春永駐、永遠保持藝術造型。否則黛玉初現：

「年貌雖小…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

這一身形容怎麼說？她當時才六歲！從寶玉的眼中形容，更把她這一段風流態度具體化了：

「兩灣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時如名花照水，行動時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5]。」

這時他也不過七歲。這裡只有黛玉嫵媚風流的描寫，沒有六歲孩童的形狀，這是黛玉一生藝術造型的寫照，不是六歲小女孩寫實的描繪。

毋怪我們在這裡斤斤計較他們的年齡，曹雪芹已經暗中偷換流年，把時間接榫到「女媧煉石」那個無可如何的大荒年代，一下就把我們的心境開展到神話傳奇的境界，要我們對寶、黛的愛情另眼相看。雖說故事發生在短短的人世，但是這段時間與一個遙遠永恒的意象連接，使他們的愛情與遙遠的傳奇巧妙地連繫，拉長他們一世的情緣。這樣一來，一種無始以來即難以抗衡、又無可奈何的因素就被引進；原先蕩氣迴腸的愛情進一步就與這重難以抗衡及無可奈何的因素結合而深邃了。這

---

[4] 張愛玲語，見《紅樓夢魘》，台北皇冠出版社，民國 74 年 3 月版，頁 234，以下簡稱《夢魘》。
[5] 黛玉形容各本不一，這裡引的是列寧格勒脂評本。

份深邃仔細思量，還不只是傳奇中還淚的命運，還包含飄逸的性格、傳統的牽繫甚至藝術的本質等等多重層面，使得小說終於構成悲劇時，已經凝聚成萬鈞的劇力，提昇小說藝術的層次、深度與力量，而成功為一部巨著。所謂：

「若說無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終是將人生的情與緣，緣與命揉合成一種命定、無奈、真實又迷惘的滋味！

他這種偷轉時間的手法，還不止表現在契接傳奇神話而已，現實世界裡他也用同樣的方式不斷地折射到前一代的盛世。不但有能歌唱的皤然老嫗〔十七回〕[6]，使我們感覺有早一代的芳官殘留至今[7]；也有王夫人口中賈敏的尊貴〔七十四回〕，老太太口中小時候的調皮〔三十八回〕，儼然還有好幾代十二金釵的故事重疊在過去，大有「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低迴與欷噓！讓人覺得這樣的故事天長地久，世世代代都發生在人間，具有一種不斷重複的普遍性。這不斷重複的普遍性，一方面是他在拉長時間、增加層次，拓寬讀者的眼界、增廣小說的格局。一方面也是他在經營末世的訊息，使未來悲劇的醞釀在寫實脈絡裡因果分明，不必藉傳奇的因果過渡情節。傳奇世界與寫實世界只構成類比、重疊、折射的藝術效果，增加小說美感的層次。並且他這樣將時間一面通向無可如何的傳奇世界；一面又拉向長遠的現實過去，與小說短短的十六年相切對翻、互相融攝，自然出現一種真幻相間、遠近交錯、撲朔迷惘的情境，這個情境與他小說悲劇式的藝術境界與幻化似的人生滋味若合符節。

三、空間的虛虛實實

空間也是一樣，故事一開始就從天而降，從「當日地陷東南」寫起。一塊無可如何之地，我們並不知他何所指，竟也人煙繁華、富貴風流，硬要標明是南京、北京反倒穿鑿了。然後他說女媧煉石遺留的一塊石頭，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我們到山海經裡找去，一下就將我們的空間感提到無所有處，進入幻境。進一步，他也不停住在幻境，藉甄士隱一夢，將真幻銜接得了無痕跡。所謂：

「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裂，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第一回〕

安然轉回現實的姑蘇城。曹雪芹這一招也是將空間擴蕩到無涯無畔的手法。寫實的故事發生在「大觀園」，往上對翻出一個「太虛幻境」，這還不足、不夠曲折。現實裡還得有賴大家的園子幫襯，湘雲家的園子伏脈，也還不止，還得對襯出金陵甄家的花園平行相應。儼然甄寶玉在那端也正搬演著一齣《紅樓夢》，甄家同時也有自家的幫襯、伏脈。如果我們閉目靜思，發現他這手法，利用真假對幻，將小說的

---

[6] 文章裡回目引文除非特別標明，否則都依「庚辰脂本」的文字。

[7] 這裡脂批說：「又捕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

格局層層折射到無窮，大有將空間擴蕩到無限的意思。除了開新場、拓眼界、開展小說的格局之外，還出現迷離惘然的藝術境界，這個迷離惘然的藝術境界，正好成為未來悲劇醞釀的勝場。

他同時也利用寫景文字拓展小說現實的空間層次。他不憚其煩地堆砌文字、細描、重覆，猶如鐫鏤在青銅器上的夔紋，精細曲折、綿綿不絕、自我重覆；又猶如漢賦，層層鋪設陳列，極其耐心地逐漸拓展繁複的空間，與傳統藝術表現富麗堂皇的手法一致。例如第三回黛玉剛進賈府初見賈母，他說：

「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串堂，當地放著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小的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雕樑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著各色鸚鵡、畫眉等雀，台磯之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

然後黛玉去寧府見賈赦，他又說：

「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

跟著黛玉去見賈政，他說：

「黛玉進了榮府…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帶露隋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騅金彝，一邊是玻璃盞盆，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匾，鑲著鑿銀的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猩紅洋毯，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樣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碗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腳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

這樣絡絡索索藉黛玉的眼描繪賈府的建築陳設，歷歷在目，還說「不必細說」。試想如果沒有這樣耗廢筆墨，我們不可能對賈府有軒昂壯麗的印象，他原本要寫大家末世的悲劇，沒有這樣對大家景緻盡其極致的描述，我們不可能認同賈家的富貴，並且將來敗喪時也還不出悽絕的慘痛。這樣的重復與堆砌，原是傳統藝術表現廟堂富麗的方式，曹雪芹運用它來寫景，描繪出賈家空間的富麗。這些空間的

富麗，本身就是一種富貴寫實的美感，將來對翻它，「忽喇喇似大廈傾」，同樣會增添幻滅的悲劇力量！

但是這只是寫實景緻的富麗，到了第五回，寶玉眼中可卿的臥房，就進一步將寫實與幻境互相過渡了：

「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來到，寶玉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付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子含章殿下臥的褟，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秦氏…親自展開了西子洗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

他像寫戲文似的醞釀一個香甜可意的情境吸引著寶玉進入太虛幻境，吐出這些雕飾芬芳、似有若無的繁麗文字，一發不可收拾；除了渲染可卿夢境般的臥室之外，還藉愈寫愈迷離的文字魔術，將寶玉及讀者引進虛幻矇矓的情境，由現實成功地轉換成太虛幻境。

以上的分解，展示出曹雪芹對時空巧妙的運用，他自由出入在寫實與傳奇的時空情境，由真入假、由假入真，毫無罣礙地表現他的文字魔術，我們也因此進出在他魔幻似的文字藝境裡，領會他創作的新奇世界。他交揉真真幻幻的時空情境，開闢新場，使小說的男女主角一出現就不能等閒，他們的故事雖然發生在現實的人間，他們的性情、生命與命運卻遙契在無所有處的傳奇世界裡，因此讀者一開始就期待他們談出一場奇緣式的戀愛，並且真幻交錯的時空情境，已經將讀者帶進迷離惘然的境界，一種淒迷美麗的情調已經慢慢散佈開來，這終與未來悲劇醞釀的情調一致。以下進入《紅樓夢》美感世界的精華——寶、黛的愛情及愛情發展的特殊型態。

四、深度迴旋的愛情型態與美感

寶、黛的愛情在《紅樓夢》裡是故事的精華，但是曹雪芹寫來也是漸入佳境，並不是一路就順利流暢。主要是他小說的格局廣大、人物眾多、線索繁忙，每一個人物都必須靠情節串成各別的姿態，在小說裡呼吸、生活，因此文勢很難周到沒有間斷。但是如果稍微留意，就發現從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到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寶玉送帕為止；曹雪芹寫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勢澎湃，波瀾壯闊，不但情節綿延展開，內涵也愈迴愈深，像似一股深厚的暖流迂迴盤旋而來，讀至令人屏息驚歎而止！仔細想來，這一段正是以寶、黛愛情為主線的精彩好戲，整個文勢的型態與他醞釀寶、黛愛情的性格有關，愈迴愈深、愈深愈迴，竟逐漸迴成一股深暖的漩渦：

寶、黛的愛情打從兩人共讀西廂開始，前此就算有「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的情節，那當算是「兩小無猜」的親熟之情，完全是「思無邪」，不能算是真正的男女戀情；但是「思無邪」的情調始終保持在兩人的感情生活裡，算是日後彼此親密、純真、深情的美感基調。從搬進大觀園開始，小說編織桃紅繽紛的春色，演出進園

後的第一場戲。這場戲兩人共讀西廂、掩埋落花掩埋得正有趣味，襲人就走來要寶玉給大老爺請安；留下黛玉獨自悶悶，無可如何，直到笛聲悠揚歌聲婉轉，傳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曲文，才兜盪出黛玉的情絲，聽得她「心動神搖」，接二連三、牽三掛四地感傷起來，由「傷春」輾轉成「傷逝」，直到「心痛神馳、眼中落淚」而止。這時的黛玉「情思縈逗、纏綿固結」、神情哀傷、形容淒豔，是《紅樓夢》透露美感情調，顯露精華的時候。從「情思」到「傷春」到「傷逝」，是青春戀情自然流露的悲感，演繹到「傷逝」，更是美感的高潮，與全書悲涼的情調浹洽和諧。這是第一次激盪，第一個迴旋，從兩人傷春、情思悶悶，無有所出開場。

第二場戲從寶、黛聽了鳳姐的調侃開始：

「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不給我們家作媳婦？」

兩人心裡都有所動。黛玉是禁不住臉紅不能言語，寶玉是喜在心頭，拉著黛玉的手，心裡有千言萬語想說，口裡卻說不出來…黛玉掙著要走，正不知如何開交…

「噯喲！」

一聲。寶玉就被五鬼魘住了。曹雪芹寫兩人的對手戲嘎然而止！寶玉拉著黛玉的手是「思無邪」的延續，卻足以引起讀者的低迴遐思，兩人的愛情漸漸有了緊張與溫度，既然無法透出，只好往下深旋！

第三場戲，寶玉病後煩膩，不自覺晃到「龍吟細細，鳳尾森森」的瀟湘館。碧紗窗透出幽香，使他陶醉。跟著黛玉細細一聲長嘆：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簡直使他顛倒。等到他掀簾跨步進去一看，黛玉正在床上伸嬾腰，更使他傾倒。跟著黛玉「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他只好「神魂早蕩」。接下來忘情地胡說八道，已經是意亂情迷…再下來不好收拾，只能靠黛玉的眼淚和襲人一聲：

「老爺叫你呢！」

囫圇吞地結案。這是三迴旋，兩人彼此有情，卻藉西廂戲曲挑動，愛情蘊藉地往下迴旋。

第四場，是傷春的重頭戲，黛玉嗚咽葬花，寶玉聽到「花落人亡兩不知」不覺哀慟痴倒，也由「傷春」接二連三、牽三掛四，漫蕩成無可如何的「傷逝」！與黛玉自然相感，這是兩人性情交契的呼應。寶玉、黛玉的「傷逝」感都很嚴重，彼此都不是「入世」的性格，無法從「傷逝」的悲慟裡轉化成「秋收」的工作情調[8]；

[8] 牟宗三先生有關「傷春」、「悲秋」、「秋收」的描述，十分精采。請參考《五十自述》第一章〈在混沌中長成〉，台北鵝湖出版社，民國 78 年 1 月出版。

只好順著「傷逝」的情緒愈演愈飄緲，飄渺到完全虛無為止！這是全書悲劇美感的旨趣，與兩人的性格完全契合！跟下來寶玉一場剖心掏肝的傾訴衷腸，兩人淚眼對淚眼，化解了一段心結，又從「寶姑娘、貝姑娘」的俏皮話裡轉悲為喜，算是心事全消，和好如初。只是這裡說得出口的是親疏之分，對男女愛情終難啟齒，感情只好繼續往內心深處一波又一波地激蕩迴旋，這層迴旋繼續加深了愛情美感的程度。

第五場，清虛觀張爺爺給寶玉作媒，兩人心裡都不自在，彼此「求全之毀」，演出一場情人間的彆扭。摔玉、吐藥、絞絡、剪穗、拌嘴、眼淚，鬧得不可開交，連賈母都驚動了。結果由賈母帶開寶玉才算完事。又因賈母牽掛彼此，說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頭」，使兩人發痴心，各在一方咀嚼這句話的滋味，各糾纏各的漩渦。這一回算是感情激出浪花，彼此心裡有數，卻只能消極表態，愛情只好再往內心深處迴旋！

第六場算是寶、黛愛情的高潮戲。黛玉聽到寶玉排揎湘雲，把自己拉成知己，心中無限感念，含悲落淚在園裡慢慢行走被寶玉叫住時，原已無言可對，只是淚痕依舊。寶玉忘情地為她拭淚，卻又有口難言，急得冒出汗來，她也忘情地為他拭汗。這已經進入肌膚相親的親暱階段，只是曹雪芹用極細膩體貼的文字寫出，維持兩人親密清醇的美感基調，多少帶出塵超逸的味道，近乎精神戀愛。然後一句近似啞迷的：

「你放心！」

引出寶玉一大段肺腑之言，黛玉算是聽明白了。這是兩人愛情的漩渦互相流通的高潮戲，黛玉無言酬知己，只能怔怔相對滾下淚來。後半段寶玉說：

「睡裡夢裡也忘不了妳！」

其實黛玉聽不聽見已無所謂，他們兩人的愛情已在這場戲裡充份地完成了交流。這句話確實露骨大膽，卻是曹雪芹寫來增加愛情強度，牽動讀者神經和驚嚇襲人魂魄的！

第七場寶玉挨打，黛玉的無聲之泣，加上那一句：

「你從此可都改了吧！」

引得寶玉長嘆…又說：

「你放心！…我便是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

他這是「交心」了，再進一步就是送帕「交証」了，真真要黛玉放心之意！難怪黛玉體貼得送帕的涵義，神魂馳蕩，五內纏綿，忍不住起身在帕上走筆題詩，結果渾身火熱、面上作燒，還「自羨壓倒桃花！」這個才情超越、秉絕色姿容的美女，在感情澎湃的熱戀情境下，竟不自知相思病已侵入膏肓！這是愛情客觀成就的記號，也是自然生命衰微的警訊。黛玉自從聽曲以來，情逗初開，就同時演化相思病根，

如今愛情完成，病勢也形成，這終是未來悲劇的無奈之一，從自然生命的幻滅透出。

如果我們拿同時間另一對戀愛相比，馬上就發現彼此份量的輕重。小紅有一頭「黑真真的頭髮」，形容「細巧」、「乾淨」、「俏麗」。說話又「簡便俏麗」，能把五、六門子的奶奶、姑奶奶、五奶奶、舅奶奶說得齊齊全全。確實有在大觀園談戀愛的條件；同樣的賈芸也不差，寶玉見他：「俊容長臉，長挑身材□舠o著實斯文清秀」〔戚本二十四回〕，後來又曉得給鳳姐送「麝香、冰片」，給寶玉送「白海棠花」，終是個聰明俊秀的妥當人，所以由他與小紅演對手戲恰到好處。本來大觀園春元鬧熱，就是大談戀愛的好地方、好時光。寶、黛那一對深刻孤絕，悶得太深沉。曹雪芹添寫小紅、賈芸的戀愛，一來襯色、二來調劑、三來增添春色，否則只有寶、黛一場太濃豔、太緊張，不夠開心。所以他把紅玉、賈芸的戀愛寫得「簡便俏麗」，很快地發展成功，沒有太多的低迴，雖然情節落套，但是主人翁造形細巧俏麗，登時使大觀園衣帶飄揚、步履輕盈起來，著實生色不少。試想如果把他們這對拉掉，大觀園頓時會減掉一些花香樹影、彩幔飄搖的風光，似乎稍嫌沉重，不夠活潑。

另外一對齡官、賈薔的戀愛，發生在園內一角，曹雪芹著墨不多，幅員不廣；自己在一旁纏綿，開一朵香豔的小紅花，與寶、黛愛情的性質相似，規模卻小，沒有構成顯明的對比，只是一個逗點小迴旋、一個換氣、一個歇息，讓讀者透透氣，否則寶黛的愛情太深、太悶了！這兩則大觀園裡的愛情，都是寶、黛愛情的襯色，曹雪芹寫來豐富愛情美感的光彩的。

比起來寶、黛的愛情確實深濃熱烈。主觀的說，他們愛情深旋的型態是因為彼此飄逸出塵的性格，一開始就指向精神戀愛的方向，不必有塵世俗緣的沾滯，自然不必掛搭塵世的俗緣。兩人愛情的美感，不必靠俗世的婚姻來保証，而是靠大觀園的詩意、埋香塚的哀豔、葬花詞的悲切、牡丹亭的香豔、西廂記的挑逗，紅芸齡薔的戀愛、甚至還靠凄迷還淚的傳奇來陪襯。因此飄逸、出塵、消逝的愛情就帶有先天的悲劇氣質，並且這個先天的悲劇氣質與美感交揉，更添加了美感的強度。

我們很難想像寶、黛結婚生子是什麼麻煩又煞風景的事，尤其黛玉那近乎不食人間煙火的絕色，我們樂於見到她與寶玉大談戀愛，卻不忍見到她進入現實婚姻的瑣碎。她終是個離世出塵的藝術造型，表現透明飄渺的美，當該談戀愛，更當該談精神戀愛，就是不必結婚，否則破壞美感！她通體表現美感的本質，與人世無牽掛，可以隨時飄渺消逝、完全屬於自由自在的典型。寶玉在此與她的氣質交契，才可能成為她的知己談成戀愛。因此從兩人主觀性情的分析，已經包含悲劇發展的內在必然性，並且兩人飄逸出塵的性情，又正是凝聚美感的主因，使得悲劇與美感在此緊密地結合。

但是悲劇真正的演成，必須有外在的線索，單靠兩人主觀的性情還不夠，缺乏現實世界的因果網絡，小說情節的發展不夠完整，劇力不夠龐大。因此客觀的外緣，除了前述黛玉自然生命的衰微之外，還得出現吞噬愛情的傳統禮教，及代表禮教典型的薛寶釵，才能使現實世界的因果與命運深深勾連，構成威脅愛情、威脅黛玉的天羅地網，使愛情悲劇的力量逐漸凝聚；同時小說也跳開愛情，滲透到生命其他的領域。這是曹雪芹的藝術用心，不單只寫愛情一條線索，還滲入生命其它的層面，透過一層一層的幻滅，才將生命悲劇的本質透出紙面，並且不期然又與美的本

質相契，締結成更深更廣的美感世界，所以才陸續又有寶釵、鳳姐、寶玉這一層深似一層的性格出現。

寶、黛的愛情一旦客觀完成，就轉入悲劇。除了前面提到黛玉的病勢成形之外，另有一條線索也同時出現：晴雯送帕之時，就是襲人犯舌之際。曹雪芹的悲劇心態，幻滅意識極其強烈，他不寫好花常開、好景常在的童話，悲劇一向來勢凶凶，十分急促，收拾得乾淨利落，毫不浪費筆墨[9]。並且促使襲人犯舌的傳統禮教，既是悲劇的因素，也是美感的成因。這層傳統的禮教，那麼深沉，悲劇力量加重的同時，美感情調也加深，終於演成寶、黛愛情深度迴旋的型態。

因此接著談論傳統的禮教，這個演成兩人愛情悲劇的外緣，一方面與命運勾結掩埋愛情，一方面又出現獨特的美感，使曹雪芹的悲劇美感，外添一章。我們由此領會禮教的美及幻滅，這層終將冰消瓦解的世界，進一步深邃了曹雪芹的悲劇意識。使他不但從愛情探索悲劇的美感，還從傳統的教養詮釋悲劇的美感，使美與悲在另一層藝術境界裡融合！

五、傳統教養的美感與悲劇

寶、黛的愛情與兩人的性格一樣，近乎透明，原無人世的脈絡可掛搭。黛玉孤拎拎地寄住在賈家，並沒有至親的父母為她安定終身，曹雪芹刻劃這樣一個孤單無依的黛玉，又將她與寶玉的愛情懸在天邊，不相搭理，悲劇原本已經註定。只是這種走法缺乏情節性，曹雪芹的野心也不止於此，他必須引進傳統文化的教養，讓它一方面與貴族的大家規矩結合，一方面與命運牽繫，才構成客觀上威脅愛情及黛玉的重要情節。

前面不斷地說寶、黛性格的飄逸已經註定他們戀愛的傳奇性與悲劇性。但是現實的脈絡裡如果沒有襲人因禮教而犯舌，及寶釵這個傳統教養的典型出現，他們愛情的悲劇也不會有現實的線索而出現那麼強烈的戲劇性。黛玉本身不自覺地被拋在傳統中國大家貴族的因果網絡下，渡過她出塵、傳奇、可憐、可愛的一生。這近乎無奈的彩衣披在原本透明的黛玉身上，使她原來只是性格的悲劇，增添了命運的悲劇，而這個命運的內涵，除了還淚之外，竟還有她躲也躲不掉的傳統教養與薛寶釵。更吊詭的是這傳統的教養與她貴族的氣質相認同，薛寶釵也終是她心悅誠服的寶姐姐，使她悲劇的命運更加深重起來。

試想如果把她搬回她的前身，她只是傳奇世界裡那棵透明薄弱的絳珠草，天天靠蜜情果、灌愁海過活，就算領了神瑛的甘露，也只是一股情思，纏綿成淒迷還淚的姿態而已，並沒有禮教與薛寶釵的問題要搭理。再試想如果把她搬到現代的時空，禮教對愛情已經沒有那麼強烈的限制力，她與寶玉的愛情也不必那麼難出頭，他們大可私奔冶遊，過他們逍遙的愛情生活，不必演成向下深旋的型態；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必受到其他因緣條件的限制，他們總得生活在某種條件裡。就算在現代，依他們出塵的性情，愛情還是可能向上高旋，維持不沾塵、不受世俗牽絆的型態。因此，再回到小說裡的時空，一個孤單無依，寄養在親戚家的貴族少女，

[9] 參考曹雪芹寫尤三姊之消逝，及拙著〈試解〉及〈再解史湘雲結局疑案〉對史湘雲悲劇的演繹。台北《國文天地》91、97、98 等期。

傳統的教養自尊加上出塵飄渺的性格，更增添悲劇的必然性了。原先在傳奇世界裡不必搭理的問題，竟成為現實因果裡不能擺脫的命運，這是傳統的教養與命運勾連，並深化悲劇涵義的所在。同時也表現生命一層甚深的無奈——非彼即此，總得受限於某種因緣條件，不必真能跳脫，所以才有情節、有戲劇、有唏噓、有人生的真實與迷惘…。

傳統的教養除了詩書的薰陶之外，還包括禮數的規矩。賈家是個赫赫揚揚近將百載的大家貴族，書香門第、富而好禮，對於這些傳統的教養都能意識奉行。寶玉、黛玉在這樣的環境長成，就算他們的性情比一般人刁鑽古怪，也自然養出詩禮書香的氣派。賈母就對甄家婆子說：

「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五十六回〕

這點很重要，增添了寶玉大家公子的風度。賈政說他「神彩飄逸、秀色奪人」〔二十三回〕，雖然是他生得好，「長的得人意兒」〔二十五回趙姨娘語〕，也是因為他有大家公子的教養與光彩，才增添他藝術造型的尊貴與可愛。黛玉也是一樣，就算她才性孤高，心性調皮，也得守住大家小姐的身份，紫鵑幫她盤算終身，她只能啐她：「嚼蛆」，紫鵑說得殷切，她也只能說：「這丫頭今兒可瘋了！」〔五十七回〕終不會放棄身段，表露私情。加上她在詩詞上的浸潤與才性，更使這些傳統的詩禮書香，增添她藝術造型的美感。

曹雪芹對傳統的禮教寫得十分用心，一絲不亂，不但寫得頻繁還寫得細緻。寶玉經過賈政的房門必須下馬；一進賈政的書房，探、惜姐妹必須起立；寶玉探病，賈赦、邢夫人必須先對代表賈母的寶玉行禮。寶玉就算厭煩禮俗，見了老媽媽，也得作出聽教訓的樣子，那些老媽媽，更經常嘮叨著規矩：

「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六十三回〕

賈母用膳，丫頭媳婦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第三回〕

至於元妃省親時的皇家禮數，就更繁縟得不必細說。以下引出一段，就是從禮數的分際，寫出大家人情的風範：

四十六回因賈赦要討鴛鴦作小老婆，賈母氣得渾身亂戰，牽怒王夫人，王夫人「不敢還一言」，也沒人敢辯白，都不在說話的份上，只有探春陪笑代辯道：

「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裡的人，小嬸兒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

賈母聽明白了，就自嘲道：「我老糊塗了！」趕緊轉身向薛姨媽說：「別笑話我！」又轉向寶玉說：

「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著你娘受委屈。」

寶玉笑道：

「我偏著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裡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

寶玉這番話說得得體、幽默，表現他的知禮守禮，增添他的可愛。跟著賈母要寶玉給王夫人下跪道委曲。王夫人忙拉起他說：

「終不成你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

王夫人也說得貼切、恰如其份，都帶出大家人情禮教的美感。

但是同樣的禮教，曹雪芹也看出它的黑暗，利用它來佈局悲劇。襲人錯聽寶玉一段失魂落魄的話「魂飛魄散」，忍不住落下淚來，就是深怕寶、黛的私情會演成「不才之事」，混亂規矩。而王夫人也是為此對襲人感念再三，忍不住升她作姨娘，把寶玉交待給她，又連連呼她「我的兒」。這層禮教的衝突直接指向愛情的悲劇，使寶、黛的戀愛在現實上不被成全，成為命運的悲劇

曹雪芹通透傳統教養的豐富、尊貴與美感，一方面利用它的詩禮教養粧點小說人物的尊貴氣派，一方面利用它的禮數規矩撐持起大家貴族的風範，一方面又微妙地讓禮教嚴肅的一面與難以抗衡的命運連繫起來，威脅故事的核心——愛情，並使愛情在龐大禮教的威脅下深刻化。襲人這個「伊甸園的蛇」[10]，就在寶、黛愛情客觀完成之際瀉漏了天機，使那深沉的大家禮教完全遮淹兩人的戀愛。禮教的網絡，不但還不出愛情，還戮傷了愛情，由此促成兩人愛情向下迴旋，不得出頭的型態。唯一薄弱的希望是老人家成全，完全沒有必然性與自主性，這也是後來紫鵑盼望薛姨媽作媒、「四角俱全」的原因。而黛玉自己求都不求，只是原地踏步，深埋感情，永遠維持一個深旋迂迴的戀愛姿態，並且保持她大家教養的淡淡氣派，這是曹雪芹為她設計的藝術造型。

只是曹雪芹的筆峰更尖銳，現實上，他乾脆創造出一個代表傳統教養的典範薛寶釵，讓她一方面讓寶、黛心悅誠服；一方面又直接威脅他們的愛情。寶釵的生命何其周全，她通體表現傳統教養的美感，不但博學多才，還深嗜禮教，使她的出現本質地與兩人的愛情起衝突，激盪成悲劇。

只是曹雪芹的悲劇意識更深邃，他不只停住在愛情，及愛情的幻滅。到終了，竟連寶釵所代表的一切周全也一筆勾銷！我們並不知道傳奇裡寶釵、寶玉有什麼驚人的故事要完成，只知道現實裡，金玉是被註定的姻緣。但是這個註定的姻緣，並沒有任何幸福可言，反而比木石情緣更悽慘！寶釵的出現與幻滅是曹雪芹更深的悲

[10] 張愛玲語，見《夢魘》，頁 409。

劇意識，它顯然離開愛情，進一步深透到傳統的禮教世界，一切揖攘往來的教養，嚴謹尊貴，又是天恩祖德的教訓，到頭來還是一筆勾銷！並不因為嚴謹尊貴，就能倖免。曹雪芹不但要幻滅這個世界在塵世的幸福，反而要藉幻滅它烘托它超越塵俗的美感，一切傳統的教養，幻滅以後，更顯空靈境界的幽深，提昇了美感的層次，真是精采絕倫、悲慘過甚！使寶釵的德行生命，完全烘托了出來。這是他藝術心靈的大手筆，一切以完成悲劇美感的極致為目的，玉石俱焚、在所不惜，使大家、富貴、禮教、才性、德行甚至這層命運的色彩，通通一起幻滅！只留下一股「冷香淡豔」的氣息，所以說他是情極之毒，讀得令人驚心動魄！不可否認，他這一著將美感世界的內涵深刻化，不但出世的愛情生命消散，入世的德行生命也幻滅，並且德行的「冷香淡豔」竟然藉著塵世福澤的幻滅而更凸顯！真是「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美感情調的飛昇！

這個德行衍化的禮數規矩，與雕樑畫棟的物質財富合為一體，才結成現實賈家的富貴。現實賈家的富貴顯光彩也顯黑暗，尤其是寧府，更是黑暗的淵藪。柳湘蓮曾說：

「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石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六十六回〕

仔細想來這層黑暗與其說是賈家的，不如說是人性普遍共有的，它是人性自然欲望的表現、庸俗累積的塵垢，增添小說寫實的力量。這也是曹雪芹極力處理的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表現物質的欲望，並以鳳姐表現它的典型、極致與幻滅！如果沒有這個世界的描寫，小說登時飄浮狹隘起來，人性欲望描寫得愈庸俗寫實，它的普遍性才愈能真切地被認同，它的幻滅，才愈能表現全面悲劇的涵義，小說最終的美感世界才可能締造成功。鳳姐的角色因此特別重要，她代表人性欲望表現在物質世界的普遍性。

六、物質世界的富貴與幻滅

物質世界原可以是一個中性的世界，欲望的添加，使這個世界一面出現庸俗黑暗，一面出現富貴光輝。賈府的庸俗黑暗主要由賈珍、賈璉、賈赦、邢夫人、趙姨娘等人表現的，他們提供小說龐大的寫實力量，因此庸俗世界也有一種妥貼的實在。雖然曹雪芹寫作的目的不只在寫實，還在寫實與傳奇互相滲透的幻滅。但是寫實世界如果不能描寫得精嚴完整，就不能有真實性，幻滅以後的世界就無法對翻出悲涼的普遍性，會減輕小說的藝術效果。

曹雪芹大費筆墨描寫現實生活的各色人物，並且各有風姿，寫得十分精緻，很難想像他一面寫寶玉、黛玉、寶釵這類人物，一面又寫成賈珍、賈璉、賈赦、邢夫人、趙姨娘甚至賈政、王夫人這類人物。他文字的寫實力量深強活潑，就連黛玉，雖然美得透明飄渺，也是寫實的，她吃茶、洗澡、輕笑、愛哭，又會咳嗽、生氣、大吐、嗑瓜子、刻薄人，沒有一絲的虛假。寶玉、寶釵也是一樣，他們雖然都帶超逸出塵的傳奇性格，但是還是寫實生活裡的血肉之軀。也是因此，代表物質世界欲

望的王熙鳳，才能代表他們寫實生命的普遍性，而她的光彩與幻滅才能表現《紅樓夢》美感世界普遍的基層。

鳳姐生活在富貴世界，她金碧輝煌、光彩奪目，是欲望世界與物質世界交接爆發的光輝，也是小說悲劇清算的對象。

如果寶玉是賈府的「鳳凰」，鳳姐就是賈府的「金鳳凰」。這個未語先笑、聲情萬種的王熙鳳與賈家的富貴情調完全相應，榮寧兩府就屬她最得意！寶玉雖然人人喜愛，但是他自家性情裡有一股無可如何的悲感，氣質清奇俊秀，帶脫俗的意味，這兩隻鳳凰因此表現完全不同的光彩。

鳳姐在小說裡一出現就一身亮麗，在屏息斂聲的賈府，獨她表露無盡的聲情。曹雪芹完全利用聲音描寫她，一發聲就放光、就是戲。第三回黛玉入府：

「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

這是她先聲奪人的氣勢；第十六回，賈璉初返：

「鳳姐…見賈璉遠路歸來…房內並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壹杯水酒揮塵，不知賜光謬領否？』」

這是她迎接丈夫的聲情。我們從她流利震盪的聲音，領略她得意的風光與美感。

生活在物質豐富的世界裡，她聰明利害，交接的都是風月歡情、金銀錢財。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宮花：

「進入鳳姐院中，走入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

這樣隱寫鳳姐的風月還是利用聲情傳達。她的銀錢與利害通常連成一氣，早在可卿發引之日，饅頭庵一段公案，她連當事人都沒見著，就平白剋死兩條人命，還賺進白花花三千兩銀子〔十五回〕。以後她扣銀兩、放貸款，被王夫人聽到風言風語，在應對王夫人之後，她就：

「把袖子挽了幾挽跐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太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要幹幾樣剋毒事了…**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偺們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奴兒，也配使兩三個丫頭…」**

她一面罵、一面走、一面冷笑，把個刻薄、狠毒、利害、潑辣的聲形完全表露無遺〔三十六回〕。

她落在現實，交接銀兩、沾塵帶土，沉甸甸的、與黃金的質感相投，襯出一種物質世界的豐富、妥貼與實在。加上穿梭無間的聲形，流動得意、金光閃閃，使她出現又俗又美又真實的光彩！她的美與賈家的富貴相得益彰、交相輝映，完全屬於物質性。曹雪芹雖然精於描寫出塵飄逸的「美」，對於物質世界並無貶抑，反而能恰當地掌握物質世界的「美」，晴雯撕扇時藉寶玉的口盡可表達這層意思：

「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著頑也可以使的，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三十一回〕

物質世界也儘是可愛，不可恣意縱欲、貶抑，這就是珍重了。鳳姐在這個世界穿梭得意，瀟洒不滯所以表現屬於她自已獨特的美感，與賈璉同在一個世界裡穿梭，卻只是縱欲完全不同。這也是平兒對賈璉說：

「她醋你使得，你醋她使不得，她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都不放心，別說她了。」〔二十一回〕

夫妻兩原不在同一個美感層次。

我們雖然不知八十回後，曹雪芹如何處理鳳姐悲劇的細節與高潮，但是從「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冊文、「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生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的曲文〔第五回〕及義理的走向，可以想見曹雪芹寫她的悲劇，必須反其道而行，落在物質富貴的幻滅——丈夫不貞、可能終被休棄，借當窘困、機關算盡、可能終究斷送了性命！如同陷落泥沼的黃金，保不住物質世界的實在與光彩！

大觀元年九月初二、賈府頂盛，由賈母作興給她慶生日。這一天、一家大小湊份子給她熱鬧，她光彩極了！算是人世得意的極致！只是曹雪芹心裡有數，沒有讓她好好過完這天，就急急旋轉筆鋒，寫出她的失意。曹雪芹強烈的悲劇意識，毫不留情地把幻滅帶進繁華！他時時提醒讀者「盛極而衰」的幻局，這天熱鬧未了，就煞她風景，寫出她得意的背反——丈夫偷情：

「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她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她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四十四回〕

就是這樣，連她的命都要收拾掉，風光與幻滅同時出現！這是曹雪芹一路繁華、一路幻滅，追說追泯的一貫寫法，與前段描寫愛情從「傷春」泯入「傷逝」的情調完全一致，終是透露「幻滅」的主題。

往後大觀三年，賈母生日，她深受邢夫人嫌隙，待王夫人說：

「你太太說得是，就是珍哥兒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

人世的得意也漸漸土崩瓦解，她：

「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轉悲滾下淚來…」〔七十一回〕

等到賈母生日一過，她就懨懨的生起病來，平兒說：

「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一個月多便是這樣，又兼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受了些閒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腳來了。」〔七十一回〕

心性的好強終爭不過自然生命的衰敗，人世的不濟也漸漸逼上身來，她得的這病，用現代話說就是「沮喪」！〔Depression〕等賈璉進來向鴛鴦借當：

「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傢伙，偷著運出一箱子來，且押千數兩銀子支騰挪過去…」〔列藏本七十二回〕

物質世界的富貴也開始支撐不住，這隻金鳳凰蒙塵了！

物質富貴的光輝與人性普遍的庸俗結成小說主要的寫實力量，鳳姐則是這個寫實世界大放光芒的人物。她生得其所，又是富貴大家當家的少奶奶，有權、有錢又有勢，平日出入行走，都有一堆「常隨眾」跟著，確實顯出現實世界所能盡得的極致，連她的丈夫都得倒退一箭之地，不及她的光彩。只是曹雪芹還是得收拾她，終將她泯入虛幻，不讓她風光到底。從美感世界的觀點說，現實世界的庸俗是第一個被捨棄的；從悲劇的締造說，現實的物質世界是最後崩壞的，一旦這個世界崩壞，寓指人世無常滲透的普遍性，絲毫不爽；對翻這一環，美感世界才締造成功，悲涼的氣氛才進入普遍性，而有生命本質的涵義！曹雪芹最終締造的美感世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有一大片的「白茫茫大地」就是鳳姐富貴的金光幻滅成功的，她就是這一大片餘輝的核心人物。

鳳姐與寶釵同樣是現實入世的生命，兩人似同氣而實相異，入世的根源並不相同。鳳姐的入世，直接根源在欲望，屬於自然生命的脈絡，美感的光芒強烈耀眼，有逼迫性、也有殺傷性；寶釵入世的根源在德行，屬於意志生命的脈絡。意志生命本是用力在超越自然的欲望，因此她的德行超越世俗，透出冷香淡豔的氣質。寶釵「雪洞樣」的房間，完全捨棄物質，表現得也過份，卻是曹雪芹精心刻劃的道德美感極致，薄命無福。也是因這層超越世俗的「冷香」，才契入寶、黛出塵的美感。這兩種美感一個從道德入、一個從藝術入，根源並不一樣，但是同樣都顯超越、脫俗、尊貴的性格，與貴族的氣派呼應，與大家的禮教也通氣。只是「釵」與「玉」的性格根本不同，終久分道揚鑣，寶釵終被寶玉拋棄，與鳳姐不期然同命。兩人都被丈夫拋棄，都帶悲苦；鳳姐更慘，陷入泥沼，寶釵「金簪雪裡埋」，終究維持住一分清冷的美感。

曹雪芹的藝術設計，每一環都絲絲入扣，在這裡出現好幾重類比，我先簡述一遍：寶、黛飄逸出塵的性情及兩人的愛情是全書美感世界的精華，兩人都表現藝術性的生命，尤其黛玉，完全是一個藝術生命的人格，所以她的美感情調最高；寶玉

除了藝術性的生命之外，還涉入宗教性的生命，主要是因他普遍多情的性格，不但與黛玉相感，還與寶釵及其他的有情無情相感，他的精神領域廣闊，所以臨了設計他入空門與佛家相契。寶釵是道德性的生命，意志力足以扭轉乾坤，捨棄欲望，締造一個莊嚴肅穆的德行世界，自然表現超越與尊貴，從她這條脈絡出現的禮教規矩，也有規範欲望世界的莊嚴，這層超越、尊貴、莊嚴與美感世界超逸空靈的氣息因類比而相通。鳳姐的生命欲望與物質世界交接，她風光得意，發出富貴的光輝，幻滅以後，富貴的光輝又全部泯滅在「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世界裡，以此托出美感世界普遍的底子。

寫到這裡，漸漸離開沉甸甸、金閃閃屬於鳳姐現實富貴的脈絡，進入幻滅、飄逸、空靈、悲涼的賈寶玉脈絡。曹雪芹終究將這兩條脈絡匯流合併，同歸於盡，使兩隻鳳凰共同止息於一個灰飛煙滅的悲劇情境，可以想見他小說最終的命意是一個本質悲涼的境界，我們因此轉入賈寶玉的生命、藉他的性格表現最終的美感世界！

七、情執世界的幻滅與美感世界的完成

曹雪芹極盡心思，創作寶玉的性格，令人眼目一新，種種刁鑽古怪的描寫，為了經營他的情痴邪癖。尤其以第五回警幻的一段話說得最為奇絕：

「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爾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因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他好「色」、知「情」，此淫非彼淫，所以警幻說他是「意淫」，他「喫玉而生」，此「玉」非彼「慾」，因此對一切女兒的愛戀，都是「愛悅而不佔有！」[11]這樣脫穎新奇的描寫，劈頭就點出寶玉不是一般傳統習俗認同的性格，曹雪芹別出新裁，只為刻劃他的荒誕乖癖、與眾不同，讓讀者一開卷就對他另眼相看。賈母說他：

「…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更叫人難懂，我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及至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七十八回〕

他對女兒普遍的愛悅，其實是一種通透極致的藝術心靈，並不是傳統中國鼓勵的性格，為了描寫他的藝術心靈，曹雪芹也千奇百想，寫出他好「色」的洋洋奇觀。不但寫他愛「紅」、愛吃「胭脂」、也寫他體貼「姐妹」、愛戀「大觀園」，成日家只樂意在園子裡跟姐姐妹妹們廝混。這些具體的好「色」，終於凝聚成寶玉對「女兒」普遍的鍾情，讓他說出「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第

[11] 這話是張愛玲說的：「…是他一貫的沒有佔有慾的愛悅。」《夢魘》，頁 324。

二回〕那樣的名句。一方面極其「香豔親暱」，一方面又極其「新穎脫俗」，表現出一種奇妙的美感趣味。

而黛玉就是他愛戀「女兒」的結晶，也是他好「色」的極致，成為他情有獨鍾、愛情著落的對象。黛玉才色兼美，本身就是一個清淨透明的「水作的骨肉」，確實是美感的極致，藝術欣賞的對象。與黛玉久別，他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完全是一種欣賞的態度。黛玉也跟他同路，超逸得清奇，與人世難以掛搭，寶玉珍重地把北靜王相贈的鶺鴒香串送她，她毫不希罕一丟道：

「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它！」

完全不著落塵世，兩人根本交契在傳奇的美感世界裡！

曹雪芹推陳出新，進一步，又將他的好「色」，具體化成一個「情痴」的性格，極盡妙思，寫出無窮的妙文：

「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得我去慰望她一回…」〔十八回〕

完全匪夷所思，令人眼目一新，黛玉剛剛放掉風箏，他就說：

「可惜！不知落在那裡去了，若落在有人煙處被小孩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煙處，我替他寂寞，想起來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12]〔七十回〕

完全是胡說八道，卻自有他體貼的情意，他的情痴這樣離譜，完全霸佔了他的生命，探春就笑他：

「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樣忙碌碌的！」〔二十八回〕

脂硯也說他：

「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庚辰本二十一回〕…寶玉有生以來，此身此心為諸女兒應酬不暇…可知除閨閣之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作出來的…寶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庚辰本二十二回〕

可見他的生命完全被閨閣女兒佔住，只忙著伴隨女兒，喜聚不喜散。他又說：

---

[12] 這段文字程本刪除了。程本刪掉許多活潑俏皮的文字，減消了許多曹雪芹的幽默，使整部小說「賈政化」了，失色不少。

「我能夠和姐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人事莫定，誰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七十一回〕

對他而言，女兒就是他生命全部的關注，是「美」的化身，是他欣賞、愛戀的對象。因此，他特別難忍「女兒」消逝，對於姐妹們出嫁極為敏感。早在襲人的兩姨姐姐要嫁，他就不自在〔十九回〕，以後迎春出嫁，賠了四個丫頭，他更跌足自嘆說：

「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五十八回〕

他更深恨那些嫁過人的老太婆，以為女人嫁了漢子就特別可惡，又狠心、又俗氣、又只會想錢：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七十七回〕

而所謂「男人的氣味」，就是他那名句的另一半兒：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

女人一出嫁，沾了男人的氣習，等於從「無價寶珠」墮落成「魚眼睛」，代表「美的消逝」，最是面目可憎、令人傷痛的〔五十九回〕！

因此，對「美的消逝」，他自有一分切膚之痛，對大觀園的一切，他都有戀戀的傷逝感，對襲人他曾說：

「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早知道都是要去的，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十九回〕

對杏花結子，他也感傷得不能所以：

「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葉子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五十八回〕

對寶釵搬出園外，他更是感傷得悲悽不已，他一見蘅蕪院：

「香藤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像是改作淒涼了一般…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七十八回〕

他的情痴這樣深、愛戀這樣重。早先、他甚至以為這些女兒都是他的：

「只求妳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十九回〕

「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不再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三十六回〕

完全是一種浪漫的痴想，卻有說不出的幽美與哀傷，誰聽了都知道他是痴心妄想，卻有一股說不出的難忍，因此齡官一出現，劈頭給他棒喝，讓他頓悟情緣分定以後，他就稍稍收心，不敢過份貪求了：

「我昨晚的話竟說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眼淚罷了…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三十六回〕

逐漸悲悽起來，只想領得自己那分眼淚罷了。這些蛛絲馬跡終究散發出傷逝的情調，讓人不自覺感受一股莫明的悲涼！

他的情執甚深，「傷逝感」深重，彷彿天生就有一種飄散的意味，說不出的悲涼。紅樓十二年元春晉封，家中人人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他卻因秦鍾逝世，悲悽得「悵然如有所失」，可見他的生命著落在「用情」，不著落在人世繁華。大觀元年九月，賈府正熱鬧給鳳姐作生日，他就「遍體純素」，一早帶著茗煙匆匆出奔，去祭金釧兒！在他心裡這些情事才是重要，鳳姐生日這天，賈府頂盛，寶玉卻因是金釧兒生日而一日不樂，等到鳳姐失意，平兒挨打，不期然鑽出個空兒，使他能為平兒用情、稍盡片心，他才轉悲為喜、「怡然自得起來」，等到轉念思想平兒的周全薄命，又不自覺「悽然淚下」，感傷起來。他悲喜不定、一念數變，五內纏綿的通通是牽三掛四的情事！並且為這些情事，他「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息…」〔三十四回〕。人世的富貴繁華，因此與他並不掛搭，與他掛搭的都是閨閣女兒的情事。而富貴繁華只是促使他成為一個「情痴」極致的必要條件，使他一出場就風光華麗、錦衣玉食，不必為衣食操心，可以專心一意用心在「情事」上，誠如賈雨村所言：

「生於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痴情種…」。〔第二回〕

完全以「情」為他生命的關注，自然帶出情執的浪漫與幻滅的淒楚。也是因此，曹雪芹總是筆鋒雙運，讓幻滅滲入繁華，讓悲劇的氣氛時時透出，元妃晉封時就讓秦鍾夭亡，鳳姐生日時讓就金釧兒忌日，使繁華與清冷總是交揉對襯，表現寶玉生命飄散的脈絡，透露人世幻滅的惘然與悲涼！

因此鳳姐現實脈絡的崩壞由她的失意寫起；寶玉那條飄散的脈絡，則由「祭釧」寫起，金釧兒死，可以說是通部書大悲劇的開始。寶玉的覺悟是漸進的，他小時候對秦鍾的痴情不論，青春期以後，就以對黛玉的愛戀為中心，旁涉對周遭女兒

普遍的情意！他一面敷演愛情，一面細描繁華，一面滲入幻滅。前面已說寶、黛愛情成就之時，黛玉的病勢就同時形成，讒言就同時滲入；金玉姻緣註定之時，愛情與婚姻的不幸就成為必然；鳳姐得意之時，傷痛就同時出現。而金釧兒這個大膽放蕩的丫頭，確實是大觀元年頂盛之時就因寶玉消逝的女兒，因此在寶玉這條逐漸飄散的悲劇脈絡，金釧兒確是悲劇之始，並且這個悲劇就發生在繁華頂盛之時，彷彿微不足道，卻是大悲劇的端倪。回思她與寶玉的兩場戲：一是問寶玉：

「我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兒子可吃不吃了？」〔二十三回〕

二是噙著寶玉送在她口裡的「香雪潤津丹」。〔三十回〕都十分性感挑逗！難怪王夫人震怒，急急把她攆走。以後她的「同胎」晴雯[13]，也同樣因為「風流靈巧」被王夫人攆走。都是因為觸犯道德禮教而遭譴責，到那時寶玉的情傷就深重了。

只是寶玉的覺悟還是遲頓的，早在大觀三年春，他已經為了「冷遁了柳香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弄得「情色若癡…似染怔忡之疾」，但是他究竟不能覺悟。到了七十幾回，司祺被逐、晴雯夭亡、迎春發嫁，寶釵離園，他一方面備受打擊、不勝悲悽，一方面卻認定黛玉、襲人是他保得住的，只想趕緊回家找她們廝守。她們是他心底最深、最後的情執與安慰。可以想見八十回以後，黛玉死、對他是怎樣的慟擊，他定是從心底被掏空了。只有到那時，才徹底覺悟人世情緣的幻滅！才完全體會葬花詞的「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的消逝當是寶玉情執的大崩潰。大悲劇與大解脫的轉捩點，「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是寶玉親證一切情執虛空幻化，才死透痴心，翻騰出來最深刻的悲劇！是生命本質無可如何的悲涼，佛家點空世界透露的氣息！也是曹雪芹最高的美感境界——虛無飄渺、清奇秀逸到完全空靈幽美的境地！只有進入寶玉的生命才能通透地將這個悲涼的美感世界完全兌現出來。

寶玉的性情因此即是全書的基調。這個基調是藝術→宗教→藝術的氣息。藝術起源於對美的愛悅，愛情因此濃縮為愛悅的典型題裁。黛玉的塑造根本契合美的本身，完全出塵離世，也就完全脫俗自在，自有一份空靈如如的美感氣息，悲涼歸悲涼，卻有一分解脫飄緲的情調！寶玉與她交契，完全能懂她，完全能欣賞她超逸出塵的美，這是一份深邃的知己之情。只是寶玉的愛情更廣泛，不但濃縮在與黛玉深透的男女戀情上，還泛濫到對一切美麗的情意，不但跟花鳥蟲魚傾訴，也跟姐姐妹妹體貼，既羨慕寶釵的嫵媚，也愛戀黛玉的才色。他這樣濫情，使他的心靈自然擴大，而帶宗教普世的意味，因此，曹雪芹設計寶玉出家當不是偶然，自有他與義理相應的藝術用心。

這份對一切美麗的愛悅，除了契接宗教普世的意味之外，還傳達藝術心靈的普遍性：男女愛情終究是藝術的典型，不必是藝術的全部。曹雪芹美感世界的締造不能沒有寶、黛的愛情，卻不能止於寶、黛的愛情；寶釵的意志世界與鳳姐的欲望世界都要被包括，使美感世界的層次更豐富；而最終的幻滅，又使每個層次提昇到更高的悲劇美感境界。寶釵的意志世界終要被「空靈化」，透出德行的「冷香」；鳳

13「金釧兒這人物是從晴雯脫化出來的。她們倆的悲劇像音樂上同一主題而曲調有變化。更加深了此書反禮教的一面。」張愛玲《夢魘》，頁 218。

姐的富貴世界終要被「幻滅化」，反映出黃金光彩的餘輝；黛玉衰微淒豔的生命與愛情，自然也要幻滅，安得不消散？安得不飄緲？而寶玉透過他情執世界崩潰的大出離，更傳出大悲劇的訊息，使美感世界經過一層全面的幻滅，兌現出一個如如空靈的悲涼境界。這個境界與佛教的悲情世界相通，與崩裂掉一切情執的般若智心相契，出現一種如如的解脫情調與美感情調，這是美感情調與宗教情調奇異的組合，必須透過悲劇才能達成，所以必須透過佛教悲苦的生命觀才能契入。藝術心靈締造成功的美感世界因此也迴向生命普遍的本質，並不只是主觀的生命情調，美感世界也具備客觀的普遍性，《紅樓夢》因此是巨著，是永恆的藝術作品，而寶玉的生命則完全能表現這個深廣境界的格局。

以寶玉生命基調為主的美感意象，因此統一著全書的美感情調。除了祭釧時他一身的「遍體純素」以外，還有大觀元年冬天的「琉璃世界白雪紅梅」，一片乾淨晶瑩的清冷世界，與全書結案時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完全呼應。加上美感世界裡的幾個主角，寶釵是「山中高士晶瑩雪」，黛玉是「世外仙姝寂寞林」，湘雲是「霽月光風照玉堂」，全是清奇、超逸、空靈的氣息。與寶玉的美感格局互通氣息，使全書透出清冷、悲涼、出塵、解脫的美感情調。

讀者就算跟他讀盡一世的繁華富貴，也要沾染些莫明的悲感！如同賈政在製燈謎時無可如何地悲從中來一樣，只覺得薄命、悲悽，不覺得福澤、永壽！因為曹雪芹營造的是飄逸出塵的美感世界，不沾塵俗，自然談不上福澤，自然顯悲劇，以此保住永恆的美感。讓一切「美麗」青春永駐，不要掉在塵埃裡變成「魚眼睛」。寧可讓女兒薄命，個個短命、守寡、分離、獨眠，也不要她們蒙塵！這是美感世界裡一個個都是「女兒身」的由來，也是尤三姐在改寫過程中由「淫奔女」轉變成「貞烈女」的義理根據。曹雪芹在創作過程中，一定對美感世界的意象愈來愈清晰，也愈來愈不願妥協，所以才將寶玉的年齡愈改愈小，他要保住大觀園的美，及對翻大觀園以後乾淨悲涼的世界，絕不願忍受一絲成人的庸俗滲透進來，終究幻滅了人世的福澤，成全了悲劇的「美感世界」。曹雪芹以一個藝術家的心靈，觀照生命空無的本質，悲切如如！終於使他的「美學觀」與寶玉偏僻荒誕的「女兒觀」結合在一起，無法同意仁者扭轉乾坤的意志心靈，讓寶釵一筆勾銷，走入薄命；也讓寶玉大出離，進入佛家如如的悲情境界，成就甚深的悲劇美感世界。

八、結論

《紅樓夢》的美感氣息是悲涼的，曹雪芹一切藝術意象的經營都迴歸這個悲涼的氣息，流動幻化，不斷地消逝。根據康德哲學，時空是感性先天的形式，是純粹直觀。美感經驗是一種直觀經驗，就著落在與時空類比的圖示上。曹雪芹這個精湛的文學家一出場就扣住這個美感經驗的底子，大作文章，遊走在真幻相間的時空境界裡，大排藝境，讓真假頓時互相幻化，使故事一開始，就出現迷離的境界，並不停住在一個堅實的時空情境裡。因此瑰麗的美感景緻當下就在奇特的藝術幻境裡出現：故事雖然發生在寫實富貴的賈家，但是它與傳奇世界一折射、一對幻，就讓人感到淒迷的悲劇氣息。在這樣真幻相間的時空情境裡，他敷演出一段還淚哀豔的傳奇，似真似假，勾魂似地盤據了人心。這一折愛情故事發生在現實的大家貴族裡，與傳統的教養深深相繫，將它蘊育成一朵深濃芳香的空谷幽蘭，增添了美感世界的

香豔。傳統禮教的莊嚴，深透到德行的根芽，也使美感世界頻添冷香。欲望世界透出黃金富貴的光彩，也側身美感世界增添光色。這一切不同層面的美感終經一重幻滅，還原成悲涼、空靈的如如境界，這個境界的美感情調幽美甚深，藉寶玉的生命完全貫徹實現。

黛玉全部的生命是藝術性的，她一生的活動只是戀愛，除此無他。寶玉是她生命的全部，情深而孤絕。曹雪芹描寫她的前身、因緣、姿態、聲音都是精彩絕倫的藝境：說她是傳奇裡那棵透明薄弱的絳絑草，受了神瑛的灌溉之恩，現世裡來還報露水的，淚盡而逝，只為報答知己之情。單單這折故事就已令人魂傷。除此之外她與旁人無涉，了無牽掛，儘可無情相待，非常的單薄冷峭。因此她可以尖利地刻薄寶釵：

「姐姐也得自保重些，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三十四回〕

也可以消遣劉姥姥：

「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才得一牛爾…你快畫吧！我連題跋都有了，起個名字，就叫作攜蝗大嚼圖。」〔四十一回〕

完全無意於厚道，反增添她靈慧調皮的藝術姿態！她生命的熱情專注在戀愛，而這個戀愛一出場就註定消散，所以她的造型是傷春、傷逝，淚眼嗚咽、荷鋤葬花，烘托出愛情的本質——一杯淨土掩風流。黛玉的生命原是落紅繽紛、入土而化的夢幻泡影。愛情、哀豔、消逝、飄渺，締結成美感世界的核心。

這個核心的另一個主角是寶玉，寶玉的生命雖說與黛玉相洽，但是不盡相同，根本的癥結在寶玉多情。他情深而廣，情感的範圍普遍，感應的力量自然比較大，他不但深識黛玉的知己，也明白寶釵與他不同質的美，更熟識欲望世界與自己的關涉，因此這幾層世界一旦崩壞，對他的警策就十分徹底。曹雪芹通透生命的性情，終因寶玉的多情與深情，將他設計成與佛家點空悲情呼應的出家人，而不讓他當道士。這層藝術上的設計，與警幻情榜上歸結的「情不情」一意，根本上與佛家的精神相貼切！黛玉似無情而情執，並且她的情執深透得無有邊際，又甚空靈，與道家純然表現玄智及虛無飄渺的境界相應，最是單純乾淨的藝術典型：完整、超逸、出塵、愛情、悲劇、美感，都由她一人獨得。人世裡最薄命，美感世界裡卻最幽美！警幻情榜上說她是「情情」，真是淵淵其淵，似無情而深情！

寶釵的世界根本與寶、黛的世界不同質，這個完全由超越的意志力量結構成的世界，原是禮教的根源，它自成一個因果的網絡，將無色的自然世界織染成莊嚴的色彩。她自身超凡脫俗的德行，也透出冷香，在此與美感世界的氣息契合。究竟地說，她似屬於端凝莊嚴而不屬於純美的本身，但是從端凝莊嚴透出的美感，也吸引著寶玉這個對美有普遍感受的藝術心靈。曹雪芹的絕招是他甚深的悲劇意識，將寶釵這個意志世界的結晶也幻滅，將她莊嚴的命運網絡一筆勾銷，迴歸自然幻滅的悲劇美感。這是他情極之毒、勾魂攝魄的一筆！

鳳姐的世界最是普遍實在，從她人世的風光得意，可以體會她黃金般的美感。她與寶玉、黛玉甚至寶釵的根源通通不一樣，卻可以成為他們的底子，主要是她代表的自然生命與欲望，最是人性普遍的一面，幻滅了她，等於幻滅了生命的本質。因此，黛玉滅，賈家不一定滅；寶釵滅，賈家也不必滅；但是鳳姐滅，賈家就必須滅。鳳姐的幻滅才是天地的崩潰，「忽啦啦似大廈傾」，自然因果的全面崩解，悲劇到此才成就、解脫到此才出現，美感世界到此才締造成功！而寶玉終究是通透這幾層生命世界的主角，他一人經歷了黛玉、寶釵及鳳姐各別不同的世界，並且徹底覺悟這幾重世界本質一致的幻滅性，說來是寶玉一生的閱歷，卻是《紅樓夢》最終的美感訊息。

仁者與智者的生命終究不同，美感的來源也不同。寶釵與寶、黛終究是分岔了。寶釵因此相應儒家，[13]寶玉相應佛家，黛玉相應道家：儒家展現道德意志的芳香，佛家幻化悲情世界的如如，道家表現藝術境界的飄緲，三家都帶空靈的美感，這空靈的美感也是三家文化的精華，通通被曹雪芹利用為養份，設計出小說鼎立的三個角色。並且，曹雪芹是藝術家，他終將意志世界一筆勾銷，接納飄渺消逝的人生本質，走向如如悲涼的境界！這是他生命的抉擇，是他接納命運、化解命運的點空手法，追根究底，空靈的境界還是向上提昇的！它的「美感世界」純粹是中國文化的精華，由中國人的慧心表現，與西方人表現經驗世界的實在趣味完全不同，與金瓶梅表現現實世界飲食男女的興味也不相同。或許就是這層飄逸空靈的氣氛瀰漫全書，才使有些書評人感覺它出世而批評它不寫實！

曹雪芹這個大才，創作出黛玉、寶釵、鳳姐、寶玉各別的生命，並藉他們的生命表現不同世界美感的極致：黛玉的出世、寶釵的入世、鳳姐的富貴、寶玉的情痴，都由內而外分別發展屬於他們生命美感層面的極致，由此交織成傳奇、傳統及現實世界奇異的光彩，這幾層世界互相滲透、對襯、折射，最後再通過幻滅，通通統攝在悲涼空靈的氣氛之下，而成就更幽深的悲劇美感世界。這個最終的美感世界——飄渺、出塵、超逸、脫俗，自在、瀟洒、解脫、悲涼、空靈——與康德美學強調美的本質在「無關心性」十分相應。因此出現許多耐人尋味的美學問題：美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與如如的悲涼為何有些相契，莫非美與悲本來同根？所以悲劇比較能表現美的極致？這些問題，當不是這篇文字所能解答，只能留待進一步思考。而對於曹雪芹這個中國文學的奇才，我只剩一句讚嘆：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經第四章〕

3-29-95 起稿、4-24-95 初稿；5-2-95 修改、6-26-95 修改、7-17-95 脫稿
【美國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基金會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發表，1995 年 8 月】
【台北《鵝湖月刊》〈257、258〉刊載，1996 年 11 月、12 月】

[13] 同註 11。